

馮其庸

輯校

重校

八家

評批

紅樓夢

夢

青島出版社

馮其庸輯校

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
(一)

復



青島出版社

一時宝玉來了，寶釵方出去。

此文寫得叙玉二人形景，難請人留連，何也？寶玉心凡女子，前不論有賤有親，密之至，豈于寶釵前

反生遠心哉？蓋寶釵之行止端肅，恭肅不可親犯。寶玉欲近之而恐一時有滑故不散狎犯也。寶釵待下惡尚且和平，親密何反于兄弟前有遠心哉？蓋寶玉之形景已泥于閨閣，近之則恐不遜，反成遠難之端也。故二人之遠實相近之至也。至寶釵于寶玉，寶玉之至榮，却遠之至也。不然，陰文如何反較勝角口諸事皆出于聲氣，以及寶玉砸玉，寶釵之詞，姑種二孽障種。裏面皆情之所播，更何辯哉？

此一回將寶玉釵人釵聲響等行止大槩一描已啟後大規模，中文字也。今詳批于此，後久不忽矣。

釵與玉遠中，近聲與玉近中，遠近要緊，而大船不可粗心看過。

寶玉便問釵人道：「怎麼寶釵，和你說的這話？」

熱鬧見我進來，就跪下問一聲：「不答再問。」時釵人道：「你問我什麼？我那里知道。」

你們的京故，寶玉听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比，便笑道：「怎麼了？動了真氣？」

如此釵人冷笑道：「我那里敢動氣？只是供今已該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別來支使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上合眼。

將薛林仍甄玉

賈玉看書則不

失執筆人筆

矣

丁亥夏

時勿誤

了但昨晚所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能生日來所見薛大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筭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作生日想來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與林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比林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們想有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殺了我還怪你說有一竟去了不在話下

一段

題綱寫得如見如聞且不失前篇棋內之音最奇者代玉乃賈母溺愛之人也不聞為作生辰却云特意寫去叙宴非人想得首之文也此書通部皆用此法臨過多少見者余故云不寫而寫是也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

等過了你宝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听了只得住下

又一面遣人回去將自己舊日作的兩色針線活計取來為宝釵生

他也所見了細想自己原為他二人怕生隙憾方在其中調和不想並未調停成功
 反已落了兩处的賒諍正与前日所看南華經上有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按原注山木漆樹也藉厥
自出量人所伐之故云自
賊也源泉自盜等語源泉味甘然後人爭取之自尋乾涸也亦如山木意
皆富人智不能明多知之害也前文無心云看南
 華經不遇韓人孝協時無聊之甚偶以釋悶耳殊不知用于今日大解悟大氣
 迷之功甚矣市後見此云前日看的是外篇莊管如何今日又知若許篇然
 則彼二者看外篇數語乎想其理自然然、看過孔篇適至外篇故偶觸其机
 方續之也若云只看了那九句便續則室玉彼時之心是有意續室玉豈愚豈有
 悶時偶續之也且更有現前所續則口續的不通更可笑矣識思室玉豈愚豈有
 安心主意与在冀爭衡哉且室玉有生以來此負此心為諸父兒應解不暇眼前
 多少現有益之事焉無暇主作堂忽然要分心於腐言糟粕之中我可知除閑
 閑之外並無一事是室玉立意作出来的大則天地阴阳小則功名榮枯以及
 吟篇琢句皆是隨分触情偶得之不喜失之不悲若當作有心謬矣只看大規
 圍題咏之文以業平生得意之句得意之事矣然亦提不見再吟一句再題一
 事哉此可見矣然後可知前夜是無心順手拈了一本庄子在手且酒興雖
 若悠悠、順手不計工拙幸、一續也若使順手拈一本近時散詞或如鐘鼎

三、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三

此寫玉兒亦是釋
却心中一夜事日要
事故大二機
已卯冬夜

百藥案是時度
輝卿病勢漸加
之筆非泛閑
文也

庚辰夏
畸笺叟

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金玉又道八珍益母
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麥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得有金剛兩
字字的是玉兒手笑道從來沒所見有什金剛丸若有金剛丸自然有
菩薩孔方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金釵抵嘴笑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
笑道是這个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金玉道太、到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
文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金玉笑道我老子再
不為這个捶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這个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金玉笑
道這些都不中用的太、給我首三六兩銀子我替妹、配一料丸藥包管
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金玉笑道當真的呢我這
个方子比別的不同那中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清只講那頭胎紫河車

四、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四

寫得不錯
丸方子

前玉生香回中聲
云他言玉生有玉
仙有冷香你豈不
說有煖香是玉生
無藥可配矣今
藥現之刻若許
材料皆係添補
性之藥豈有許多
奇物而尚未擬名
何不竟以暖香名
之以代補玉之

人形華藥參三百六十兩不民龜大柯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藥的藥
都不算為奇不有奇的只在群藥里笑那為若的藥說起來啼人一排前兒薛大哥：求
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
的銀子纔配成了太不信只問宝姐：宝姐所說笑道搖手兒說我不知道
也沒所見你別叫嫌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長室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宝玉
點在當地所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到說我撒
謊口里說有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宝釵身邊發怒紅書在聲現亦有之用手拍頭在臉
上画着羞他鳳姐因在里間屋裏看有人放菓子听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宝兒
弟不是撒謊這到長有的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
說配藥也還報怨說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這老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

五

五、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五

便受不住哇的一声都吐了出来紫鸞忙上来用手帕子接住登時一口一口
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来攙紫鸞道虽然生氣姑娘到的也該保重
有些總吃了藥好些這金子回和宝二爺辯嘴又吐出来倘或犯了病宝二爺
怎麼過的去呢宝玉听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来可見代玉不如一紫鸞
又見林代玉臉紅頭脹一行帶哭一行氣湊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宝
玉見了這般又自己淚痕方纔不該同他教誨這金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
了他心裏想有也由不得滴下泪来了襲人見他兩行淚由不得淨淨有宝玉也
心酸起來又摸有宝玉的手冰凉待要勸宝玉不哭哩一則又恐宝玉有什麼
委曲悶在心里二則又恐薄了林代玉不如大家一笑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
下泪來紫鸞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林代玉輕、的扇有見三个

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序

我開始醞釀整理清代評點派的紅學，是在八十年代初。我從小就喜歡讀評點派的作品，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時讀小學五年級，失學後在農村種地，就靠讀金聖嘆評批的《水滸傳》和《西廂記》得以進行自學。那時一知半解，連有的字還不認識，但連讀帶猜，也就讀下來了。讀了幾遍後，對金聖嘆的批也有些領悟了。後來我又讀了金聖嘆批的杜詩和詞、古文等，就感到更有興味。我對中國古典文學的愛好和知道仔細品味，實際上是受金聖嘆的影響，也可以說金聖嘆是我的啓蒙老師，啓蒙讀本則是《水滸傳》和《西廂記》。與此同時我手裏還有一部毛宗崗評的《三國演義》，可以說讀了又讀，成為不離身之讀物。後來我又讀到了鍾惺、譚元春，特別是李卓吾的評，更加感覺到他們的評批文字，時時閃耀出思想的光芒，所以後來到五十年代有些文章全盤否定金聖嘆和評點派時，我總是心有所不然，但也知道究竟該如何來看待這個問題。一恍就是四十年過去了，我也已經過了古稀之年，回頭想想評點派非但沒有那麼多罪過，而且應該說評點派對中國的文化是有貢獻的。他們所運用的評點方式也是有價值的，我認為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用得上的，關鍵還是在於評點者本身的水平：鑑賞水平和文字的水平。八十年代初我就是因為想到了這些，纔想重新整理評點派的紅學，以此來呼籲大家不要把評點派忘記了、丟掉了。

《八家評批紅樓夢》所選的八家是我在寫完了《重議評點派》一文後選定的，後來由陳其欣君協助我過錄整理，但由於卷帙浩繁，一時不能完工，又延遲了一些時間，直到排出初樣後，我始得據初樣作認真的校訂和增補，直至三校定稿。經過這一番努力，此書纔得以排定，並於一九九一年出版。

此書出版後，得到多方面的鼓勵，來信求買此書的真復不少，一九九四年海外有一家出版社想出此書，因此書初校出版時未能盡洽人意，所以我決心徹底全面重校重排，所有文字都用原書一一核校，我還請版式專家姚舞雁先生重新劃定版式，並由他作復校，最後由我定校。經此番努力後，從版式到文字、分段、標點以及眉評、回後評等等，皆認真釐定，面目為之一新。沒有想到這家出版社又忽然停業，這個重校本遂未能面世。四年後又有一家出版社願出，然亦終於無成，今江西教育出版社決定出此書，因此，我趁此機會，再作一次復校。經過這幾次的反復，我相信此書的校訂終當比初印有所前進了。然而校書如掃落葉，又豈敢云無一字之差。惟願此後更加努力，再求寸進耳。

我希望由於此書的出版，評點派的紅學能得到人們的重視，中國的評點方式的文學批評能得到公允的評價和繼承。

還要說一點，清代的《紅樓夢》評點文字夥矣，其中也不乏精彩的見解，所以只選八家者，為篇幅所限也，非此外更無可選也。

馮其庸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三日初稿，

二〇〇〇年四月十五日改定於京東且住草堂

圖版目錄

- | | |
|---|-----------------------|
| 一 | 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一 |
| 二 | 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二 |
| 三 | 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三 |
| 四 | 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四 |
| 五 | 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五 |
| 六 | 作者在『文革』中所抄的庚辰本《石頭記》之六 |

總目

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序	馮其庸（一）
初版小引	馮其庸（一）
凡例	馮其庸（三）
重議評點派	
——代序	馮其庸（五）
原序	
紅樓夢序	程偉元（三九）
紅樓夢序	高鶚（四〇）
紅樓夢批序	王希廉（四一）
總評	
紅樓夢總評	王希廉（四三）
紅樓夢摘誤	王希廉（四七）

讀紅樓夢綱領(節錄)	姚 燮(五〇)
紅樓夢說夢	二知道人(六〇)
紅樓評夢(節錄)	諸 聯(七七)
紅樓夢論贊	涂 瀛(八一)
紅樓夢問答	涂 瀛(一〇三)
紅樓夢讀法	張新之(一〇六)
石頭臆說	解盒居士(一一一)
紅樓夢抉隱	洪秋蕃(一二二)
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三絕句姓曹	永 忠(一三七)
題紅樓夢	明 義(一三八)
大觀園圖說	(一四〇)
重校《八家評批紅樓夢》總回目	(一四五)
校後記	馮其庸(二九三九)
此情成追憶	
——重校後記	馮其庸(二九五九)
重校再記	馮其庸(二九六二)
《八家評批紅樓夢》三版後記	馮其庸(二九六四)

初版小引

《紅樓夢》一書，自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年）程偉元、高鶚木活字本行世後，至嘉、道間，即評本紛出，初爲圖贊本，繼爲圈點夾評本，未署評者姓氏。至道光壬辰（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雙清仙館刊《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始有王希廉（雪香）署名。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年）太平閑人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成，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湖南卧雲山館刊行，此兩書遂風靡天下。至光緒間，上海廣百宋齋鉛印《增評補圖石頭記》，署王雪香、姚燮評。此本亦轉相刊行，歷久不衰。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年），上海同文書局復出石印《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署名爲王希廉、張新之、姚燮評。此實將三家之評匯於一書也^①。復有上海舒屋山人署《評註金玉緣》，實亦此三家評之再出也。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不煩盡述。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上海桐蔭軒復出石印本《增評加批金玉緣圖說》，署名爲王希廉、蝶鄉仙史評。道、咸間有陳其泰《桐花鳳閣評紅樓夢》，民國初年，更有王伯沆評《紅樓夢》，此兩書皆爲稿本，近年始有輯評印本流布。

夫《紅樓夢》評本，風行將及一百五十年，至解放以後，遂爾消歇，竊以爲此非善策。蓋舊時評本，頗有可採者，且

^① 此書所匯之評，實際上是三家之回後評及張新之文中評。姚燮之眉評及文中評皆未匯入。

單行之評紅論著亦復不少，其間不乏真知灼見。乃與陳君其欣謀選輯而重訂之，陳君欣諾，復得無錫教育學院領導夏寒、姚載熙諸先生之助，而文化藝術出版社領導諸公又慨允出版，予得以上諸公之鼎助，此志遂得以行，私心所感，可勝道哉！爰即書之簡端，以志不忘云爾！

寬堂馮其庸謹志於京華瓜飯樓

時一九八六年八月三十日

凡例

一、本書正文以乾隆辛亥程偉元、高鸚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程甲本）為底本，校以甲戌、己卯、庚辰、咸序、蒙府、夢稿、列藏、夢叙、王雪香雙清仙館本、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本、王希廉、姚燮評《增評補圖石頭記》、王希廉、張新之、姚燮合評上海同文書局《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乾隆壬子程偉元、高鸚萃文書屋木活字本（程乙本）諸本。

二、本書評批文字取道光十二年雙清仙館刊王雪香評本、光緒七年卧雲山館刊妙復軒評《繡像石頭記紅樓夢》、光緒間悼紅軒原本王希廉、姚燮評《增評補圖石頭記》、光緒十年上海同文書局王希廉、張新之、姚燮評《增評補像全圖金玉緣》、二知道人（蔡家琬號陶門）《紅樓夢說夢》、諸聯《紅樓夢評》、涂瀛《紅樓夢論讚》、解盒居士《石頭臆說》、洪秋蕃《紅樓夢抉隱》共八家。故是書題名為《八家評批紅樓夢》。

三、本書正文一以乾隆辛亥萃文書屋刊本（即程甲本）為據，遇有錯別字則參諸本逕改。凡屬改正底本錯別字，一般不作校記。

四、本書一般不輕易改動底本文字，遇有底本錯訛脫漏，必須校改者，則在校記中寫明底本文字，並說明據何本改入何文字，以便查核。

五、遇底本有大段文字少於抄本或他本，說明並非底本脫漏而係別本刪改^①，屬於此類情形，一律不作校補，以存程甲本原貌。但別本之重要異文，則酌情以校記出之，以便讀者檢閱。

^① 例如甲戌本首回「來至峰下」句下，較別本多四百餘字，程乙本較程甲本又有大量刪改，凡此均屬版本系統之異，本書正文不作校補，亦不一一作校記，以免煩瑣。

六、評點本上原有之圈點，因排印困難，不得已畧去。評點本上之正文下雙行小字批及行間批，一律以小字排於正文之下。

七、本書所取王雪香、張新之、姚燮諸家評批文字，一律全錄，不加刪除，以存全貌。其餘各家，除諸聯《紅樓夢評》因文長畧有刪節外，餘皆爲全璧，以便研討。視坊間流行之《金玉緣》等諸本，則此書差可謂完備無缺矣。

八、洪秋蕃《紅樓夢抉隱》之各回評文，分插入各回之末。總評則歸入本書總論，以求本書之體例一致。

九、本書因係評批本，所載評批文字較多，且必須排入當頁，故已無法再加注釋。且當前已有紅樓夢研究所之新校注本通行於世，該本注釋較爲精詳，讀者自可參閱，故本書不再另行作注。

十、本書成於倉卒，取材容有不精，體例或存疎漏，敬請讀者明教，容他日更訂之。

黃河石屋主人馮其庸訂於磊軒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日雨窗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重訂